

滑稽戏是由曲艺独脚戏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独特喜剧艺术样式，可谓是中国剧坛的奇葩。上海对于滑稽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清朝末年，江南农村出现了专门“说潮报”的民间艺人，演唱内容以新闻和时事为主，其中穿插滑稽故事和笑话。上世纪20年代，文明戏演员王无能、江笑笑和刘春山将“说潮报”的形式融入新剧，使上海曲艺舞台相继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独脚戏，从而宣告了一个新的曲艺形式——独脚戏的诞生。这三位演员被誉为“滑稽三大家”。30年代是独脚戏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上海各大游乐场、电台播音和堂会演出的艺人最多时达100多档。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上海游乐场营业萧条、堂会生

意清淡、电台被敌伪封锁，独脚戏艺人谋生困难。于是，出现了独脚戏艺人联合起来演出大型滑稽戏的局面。1942年初，江笑笑发起和组织杨天笑、赵宝山、仲心笑等采用文明戏的体制和滑稽戏的表演手法，演出了有故事情节和人物扮演的正本大戏《一碗饭》。这是由独脚戏演变为滑稽戏的第一部剧目。与此同时，江笑笑、鲍乐乐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滑稽戏剧团“笑笑剧团”。随后，其他独脚戏艺人和文明戏演员也纷纷组织滑稽戏剧团。至40年代末，上海有大小职业滑稽戏剧团近50个。上海解放后，滑稽戏走向成熟，出现了《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满意勿满意》等一批经典剧作。至“文革”那个没有笑声的年

代，滑稽戏自然消失。改革开放使滑稽戏迎来又一个黄金时代，八九十年代涌现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

的优秀剧目。进入新世纪后，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滑稽戏出现式微征候。

滑稽戏经过曲折漫长的艺术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美学特征。在题材上，它善于从底层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选取和提炼喜剧题材和喜剧人物，提出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传达广大民众的普遍情绪，揭示时代生活哲理，反映市民审美情趣。在表现手法上，既继承民族喜剧艺术传统，又借鉴外国喜剧艺术优长，从民间说唱、杂技、相声、地方戏曲等到

中外话剧、电影电视、舞蹈美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方言杂出、众腔并举，融汇百家、自成一体。在演出风格上，注重运用传统写意化的变形夸张手法和“噱头”技巧，生活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喜剧气氛热烈，寓庄于谐，雅俗共赏。滑稽戏的角色行当开始按文明戏旧例，分滑稽、老生、小生、旦、老旦等，以滑稽为主。50年代中期以后，滑稽戏以演现代戏为主，讲究喜剧结构、突出人物性格，要求演员能演各类角色，原有的滑稽戏行当被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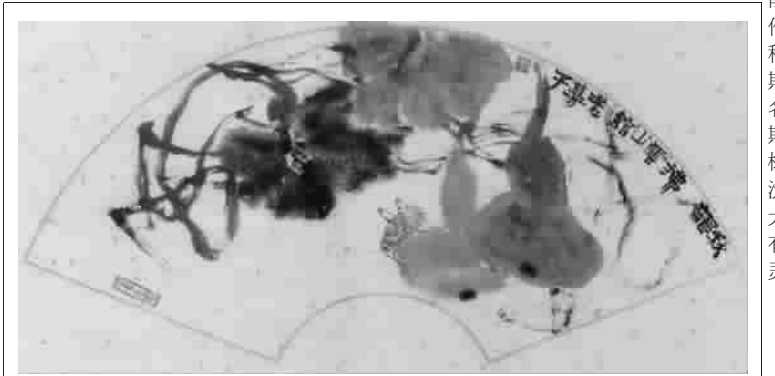
一个优秀的滑稽戏演员，不仅要会多种戏曲、各种流派的唱腔，还要口齿伶俐、反应敏捷，能讲一口漂亮的各地方言甚至外语，同时还能做特别夸张的形体动作，表演要求特殊。在滑稽戏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批代表性的著名演员。继滑稽戏初创时期的“滑稽三大家”之后，杨华生、张樵依、笑嘻嘻与沈一乐被誉为滑稽戏“四大天王”。现代著名演员有姚慕双、周柏春、袁一灵、林燕玉、严顺开、吴双

艺、童双春、王双庆、翁双杰等。王汝刚、钱程、陈国庆、秦雷、顾竹君、胡晴云、小翁双杰、何赛飞等则是当今上海滑稽戏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从历史上看，滑稽戏的剧目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根据独脚戏的“段子”改编而成，二是从文明戏移植而来，三是从话剧、戏曲、电影剧本移植改编，四是根据外国剧本改编，五是新创作。《满园春色》、《笑着向昨天告别》、《一零零一天》、《我是一个兵》、《出色的答案》、《性命交关》、《路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特别的爱》等都是建国后深受观众欢迎

的优秀剧目。《满园春色》1965年曾进中南海演出，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亲

临观看。《阿混新传》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国际喜剧节“金拐杖”奖。新世纪是一个笑的时代。只要滑稽戏坚持特有的民间艺术色彩和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拓宽思路、拥抱现实，深入生活、贴近民生，融汇中西、借鉴古今，就一定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更多的欢乐和笑声。



田园即景 (中国画) 鲍立

自张家湾一带撤退的僧格林沁军和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八里桥后，防守八里桥的总兵力即刻增加到3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他们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搭筑了战壕和土垒，并作好战斗部署：令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部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击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

僧格林沁和瑞麟的部署可谓不周密，但有两个明显的失误则是作为局内人的他们所不曾察觉的：其一，担负主攻八里桥任务的，是南路以科林诺为指挥的法军第2旅，而迎接南路之敌的不是强悍的僧格林沁军，而是相对薄弱的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部；其二，此前的清廷曾告谕僧格林沁等：“拿获奸细，据供：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府，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

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袭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毙毙必多等语。夷情凶悍，深知兵法，是在该大臣等审度形势，妥筹应敌，以操必胜之权……若仅用正兵与之相角，恐夷人诡谲，不足以尽其变”。清廷还一再强调派出的马队劲旅，一

八里桥战斗打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五十)

纪连海

定要绕至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慌，进退失据。我军趁此时机，利用熟悉地形方位等优势给敌人以痛击。但僧格林沁对此意见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是将马队路上宽大正面，对敌人实施反冲锋。

9月21日凌晨4时，联军由骑兵在前开路向八里桥方向推进。上午7时，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担负着主攻八里桥的重任，是科



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法国人孟托班担任总指挥。

八里桥保卫战打响后，清军马队即按原定部署立即由正面冲上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

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激战一时许，毙伤千余敌人。清军马队因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而横冲直闯，几近不能成军，被迫在敌人火力的逼使下退却下来。随后，南路的法军主力第2旅将大量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之后，给胜保部一沉重打击，致使胜保部伤亡惨重。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敌军展开了血刃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退下战阵，遂率军退至定福庄。法军对其穷追不舍，意欲一举以歼之，胜保又马不停蹄逃往北京。

16:58起飞,17:06的高度为3300米……

航向在300°~305°之间，飞机朝无锡方向飞去。很明显这架飞机正爬行，而王伟和秦晋所拍的录像中“10.31UFO”的轨迹，经分析和判断也是在不断地爬行，在这诸多的相同因素之下，可以推断“10.31UFO”是由这架客机造成的。

但是有人指出：从雷达监察站的记录来看，在10月31日这一拍摄时间里，在这一方向不可能有飞机飞行。这里有一个第三方的旁证，足以说明问题。1990年11月15日的《新民晚报》刊登了丹长江的报道《是飞碟，还是飞机——“10.31不明飞行物”引起种种

中夏第三岛，鱼儿古藏洲。物华天宝人杰，净土故园优。江海千年沿袭，舟楫嘈杂拥挤，劳累不胜忧。贤哲几时有？崇庐予鸿鹄。

神州志，当前盛，订良谋。隧桥通起，南北天堑变同畴。今日车流往返，明见长龙施展，并驾亲双眸。浪浪长江水，无语看虹绸。

父亲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与匆忙，使我们始料不及。父亲是个军人，与电视或文学作品里展示的军人形象不同，父亲威严而儒雅。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高声斥责人，待人彬彬有礼，从不说脏话，没有打过我们姐妹四人，甚至没有碰过一个

小指头。我在岳阳路小学读二年级时，班主任非常严厉凶悍。她经历过旧、新社会，身上留下了旧时代的痕迹。上课时，哪个同学讲了话，做小动作，立刻被抓到讲台上，罚站黑板边上。她教我们语文，有同学背错文章或背不出的，她会直接从身后拿出一把尺来一阵打，好多同学的手心被打得又红又肿……个别男同学上课顽皮，就被她拎到讲台上

猜测”就提到——据记者了解，当天下午，虹桥机场在4时45分、5时和5时08分有飞机起飞。那么是否有过境飞机飞越上海上空？虹桥机场指挥塔的回答没有记录。这样分析下来，如果是飞机，那么只有5时正从虹桥机场起飞飞往北京的“空中客车”与这一飞行物在时间上较为接近。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10月31日这一拍摄时间里，在这一方向确实没有军方飞机飞行，却有民航飞机飞行。而且，在接近的时间里，不仅有民航飞机飞行，还有3架之多。所以，“10.31UFO”是飞机的论点并非空穴来风。

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多常识被颠覆的时代，因此为了使某些常识回归，需要我们喋喋不休地反复重提、强调、阐释……

当我因职业便利，在接触一些当下文坛的人和事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源自上世纪90年代略萨写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他说：“假若您坚持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作品，您很快发现，作家能够获得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只要把名利看作对自己抱负的根本性鼓励，那就有可能看到梦想的破灭，因为他可能混淆了文学抱负和极少数作家所获得的华而不实的荣誉与利益。献身文学的抱负和追求名利是不相同的。”

略萨在信中还说了很多精辟的话，为免被人诟病“引用过度”之嫌，还是就此打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本书。略萨的这番话，可以让那些埋头笔耕、成果颇丰却始终无法大红大紫的文学写作者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也可让那些身上挂满各种大奖勋章、经常被媒体冠以某某奖得主的名利双收者，多少有几分警醒！

只要稍稍留心一下身边的文学写作者，就会发现，略萨所指出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有些人所获得的名声与其实际文学成就是不成正比的。曾听到某位评论家说过，要挤掉那些名实不相符合者的“泡沫”。如何挤？待有机会时，很想聆听他的高论。常见媒体把“一线代表作家”这顶帽子戴在某些作家头上，我对这个概念的科学性、准确性是有怀疑态度的。这个“一线”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机构命名的？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多少个“一线”？如果谁有胆量去挤掉某些名家的“泡沫”，建议就先从清理那些迷惑人的“泡沫概念”开始。

闲聊时，又听到某位曾参加某个全国性大奖的评委说到：某某作家，在评选期间曾给他打电话，说：“某老师，请你给我投一票！”有的作家通过跟评委关系比较“铁”的哥儿们，辗转表达“投一票”的愿望，有的甚至群发短信。我想，这位作家在给评委打电话前，肯定是经过了一番心理纠结的。此时他要降低自己的身段，要损失掉一点自己的人格尊严，求来得那个“一票”。

在这个红尘滚滚的市场经济时代，更多的人信奉的是马基雅维里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但我也听到一位作家表示，他已多年不参与申报各种全国性的奖项了，听后就肃然起敬。不知他是否也曾读到略萨那段写给青年作家的话？

父亲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与匆忙，使我们始料不及。父亲是个军人，与电视或文学作品里展示的军人形象不同，父亲威严而儒雅。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高声斥责人，待人彬彬有礼，从不说脏话，没有打过我们姐妹四人，甚至没有碰过一个

小指头。我在岳阳路小学读二年级时，班主任非常严厉凶悍。她经历过旧、新社会，身上留下了旧时代的痕迹。上课时，哪个同学讲了话，做小动作，立刻被抓到讲台上，罚站黑板边上。她教我们语文，有同学背错文章或背不出的，她会直接从身后拿出一把尺来一阵打，好多同学的手心被打得又红又肿……个别男同学上课顽皮，就被她拎到讲台上

掀起头发，直往墙撞……我看了十分害怕。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一言不发，面部表情显得十分严肃而沉重。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后背起书包，正要上学。父亲走了过来，拿了已叠好的纸条放在我的手中：“莎莎，交给你们语文老师。”

上课了。班主任走向讲台，刚要打开书本上课，我从课桌飞奔到讲台边：“老师，这是我爸爸让我交给你的。”只见老师打开纸条看后，沉默半天……从那天以后，班主任对同学的态度也变了，教室里的气氛也缓和了，再也没有出现打板子或罚站的情景了。

我没有事先打开看过父亲的纸条，也没有问过父亲他写了些什么，直到今天，纸条的内容对我来说都是个谜，但我不遗憾，因为我知道，那里面一定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以及强烈的正义感，他这样做不仅仅是爱护自己子女的表现，也保护了其他学生，更帮助老师改变了原先暴力扭曲的教育方式。而且我相信，他的用词一定是经过斟酌的，不然老师可能反而会被激怒变本加厉。后来，我参了军又到医院工作，一年又一年。如今，父亲已离开人世，我也经历人生风雨和沧桑，做了母亲。父亲50多年前的举动，始终影响着我，让我在任何时候都不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

想起略萨一段话

陈敬耕



文坛呓语

崇明岛“飞碟”事件让人陷入恐慌，要打破谣传，只有寻找事实真相。

十日谈

飞过上